

悬丝掌中戏 福建木偶千年

G 国韵非遗

2012年12月4日,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,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落槌:中国申报的“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”列入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》。这不是普通“代表作名录”的入选,而是全球仅十余项的“优秀实践”名册——中国项目在此实现零的突破。评委看中的不是某出戏、某个偶,而是一整套“让木头人继续有人接棒”的活办法:从2008年到2020年,系统带徒、编教材、建传习所、进中小学、作国际交流。



福建木偶戏的身子,是两条主脉撑起来的。一条叫“悬丝傀儡”,即泉州提线木偶,古称“嘉礼戏”。它源出秦汉,晋唐随中原移民南迁入闽,唐末五代已在泉州街头走动,宋元明清一路未断。泉州提线木偶的线,不是随便系几条——普通角色十六七条,繁难动作如武将耍甲旗、旦角拈帕,线可加到三十余条,全靠艺人拇指勾牌、手腕送力,让偶人抬腿、瞋目、抖袖。剧种自有“傀儡调”,三百多支曲牌里存着压脚鼓、钲锣等古乐器奏法,七百多出传统剧目从《目连救母》到《四将开台》,闽南话的俚语、婚丧礼俗全缝在戏文里。

另一条叫“掌中戏”,即布袋木偶,分泉州南派与漳州北派。南派以晋江为中心,唱泉腔傀儡调,做派近梨园戏,文人气重;北派以漳州为窝,唱京调汉腔,

武戏多、节奏硬,郭沫若看过题过一句“飞禽走兽有表情,何况旦生丑净”。布袋偶不过尺许,艺人食指顶头、余四指管两手,袖里翻江倒海,一台《大名府》能叫梁山好汉在掌心打架。漳州派又细分“福春”“福兴”“牡丹亭”三支,传了八代;偶头用樟木雕,唐宋笔法敷色,生旦净末丑开脸各有口诀,庄陈华一辈老艺人把“丑角步法”从僵硬走成活路。

木偶这行当,苦在“人偶两修”。雕偶师傅得懂骨骼比例,操偶师傅得懂戏曲程式,唱念师傅得懂方言古音,三人活一人干是常态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,电影电视涌进来,庙会请戏的少了,年轻人不愿凌晨起来练线功、掌心磨茧三年才登台,泉州一地能独立执线演全本的不出二十人,漳州能双手对耍两偶的也两只手数得过来。也正是这份“快断

了”的紧,逼出了2012年那纸计划:不是把戏供进玻璃柜,而是让中小学生捏泥胚、让艺校开木偶科、让老团长带合同制青年演员排新戏《古艺新姿》,再送到巴黎、罗马、东南亚侨乡巡演。

今天在泉州通政巷的传习所,你能看见小孩踮脚勾线,偶人歪歪扭扭作揖;在漳州古城戏棚,七十岁师傅掌心钻出一头眨眼关公,锣鼓一响,游客忘了拍照。福建木偶戏最妙处,是它从不假装“纯古董”——宋人笔记里它已是瓦舍常客,明人方志里它“祈雨酬神”,今人拿它讲环保童话,偶还是樟木偶,线还是蚕丝线,只是幕布后头换了几茬手掌。2012年那张名册证书,不过替它说了一句公道话:只要还有人愿意把手伸进布套、把丝线系上勾牌,木头就会“活”起来。

本报综合**Y 一姓一史**

东海戚氏录:文武自峥嵘

“戚”本义是商周时代带刃的斧钺,多用于刑戮与仪仗,透着一股先秦的肃杀气。可拿它作姓,源头不在战场,而在黄河边一座叫“戚”的城邑——春秋卫国大夫孙林父的采地,就在今河南濮阳戚城。卫武公之公子惠孙,七世孙孙林父在卫国掌权失势、出奔归国后受封于此;支庶子孙恋居故邑,以地命氏,戚姓就这么从中原黄土里长出来,尊孙林父为得姓始祖。

卫国覆灭后,戚姓顺着黄河东迁,在东海郡(今鲁苏交界、

山东郯城一带)落地生根,汉晋之间落成“东海郡望”,堂号东海堂。西汉有戚鳃随刘邦起兵,封临辕侯,爵传七世;汉廷戚夫人一节虽惨,却也让戚姓在秦汉之际见于鲁西南定陶。永嘉南渡,戚姓进皖南、苏南、浙北,南朝梁经学家戚衮通《三礼》,北宋应天书院教育家戚同文教出范仲淹,江南文脉接上姬周旧根。

明初洪洞大槐树迁民,山西戚姓分入豫冀鲁;戚继光先祖自安徽定远迁山东蓬莱,他练戚家军、著《纪效新书》,“封侯非我

意,但愿海波平”把东海戚氏的武毅推到顶点。清“闯关东”让山东戚姓铺满辽吉黑,满、蒙、白等族也有改归戚姓的。宋版《百家姓》列第三十三位,当代约四五十万人,排全国两百名上下,江苏、浙江、山东三省聚了六成以上。

从濮阳戚城的斧钺封邑,到东海郡的经学灯火,再到蓬莱水城的抗倭炮声——戚姓人不多,却把“戚”字里那柄古斧,一面磨成礼器之静,一面磨成戎装之烈。

本报综合**D 德育故事**

文同叠舌

【原文】

宋文同赴官陈州,至宛邱驿,忽留不行。沐浴正冠,正坐而卒。崔公度尝同为馆职,见同京南。将别,曰:“明日复来乎?”公度明日往。同左右顾,恐有听者,乃曰:“吾闻人不妄语者,舌可过鼻。”即吐其舌,三叠之,如饼状,引至眉间。公度大惊。及京中,传同死,乃悟所见非生者。

许止净曰:“同不妄语。死后现身,舌引至眉际。如来真语,实语,如语,圆满舌之千二百功德,故能出广长舌相。遍覆三千大千世界,识者以小知大,可无疑惑。”

【译文】

宋代的文同去陈州赴任,到达宛丘驿站时,忽然停留下来不再前行。他沐浴更衣、端正帽冠,端坐着就去世了。崔公度曾经和文同一起在馆阁任职,在京城南边拜见文同。临别时,文同问:“你明天还会再来吗?”崔公度第二天果然前往。文同左右张望,担心有旁人偷听,于是说:“我听说人如果不说虚妄的话,舌头可以伸过鼻子。”随即吐出他的舌头,折叠了三层,像饼一样,一直拉到眉毛中间。崔公度非常震惊。等到回到京城,传闻文同已经去世,崔公度才醒悟,原来他前一天所见到的并不是活人。

许止净评论说:“文同从不说妄语。死后现身,舌头能拉到眉际。如来佛祖说真话、实话、如理之言,具足舌相的千二百种功德,所以能现出广长舌相,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有见识的人可以从小事推知大道理,对此不必怀疑困惑。”

李贽的清简务实

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,中华民族涌现出老子、孔子等众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大家。其中,李贽以其独特的思想光芒和廉洁自律的品格独树一帜,引人注目。

李贽,字宏甫,号卓吾,又号温陵居士,明代福建泉州人。他从小随父亲读书,歌诗、习礼文,善于独立思考,12岁便作《老农老圃论》,反对把种田人视为“小人”的言论,显露出卓尔不群的才华。26岁中举后,历任河南共城教谕、南京刑部员外郎、云南姚安知府等职。在25年的宦海生涯中,李贽以“两袖清风”的为官经历出发,经由实践“至人之治”,提出廉洁思想的理论核心“童心说”,形成了极具前瞻性和批判性的廉洁思想体系。

李贽将他的廉洁理念贯彻于个人生活,展现了高尚的官德与节操,成为那个时代的一股清流。在河南共城任教谕时,当地贪官为保漕运,竟将百姓赖以灌溉的泉水尽数引入运河。李贽挺身而出为民请命,哪怕因此导致自家田亩歉收、两个女儿饿死于饥荒,也绝不接受“仅保自家几亩地灌溉”的妥协。

任姚安知府时,他“一介不取”,生活清简,时常拿出俸禄接济百姓、整修地方府学,还在府衙上写下“做官无别物,只此一庭明水、两袖清风”等对联明志。明万历八年(1580年),李贽辞官,临行之时“俸禄之外,了无长物”“囊中仅图书数卷”,“士民攀卧道间,车不得发”。在奢靡之风渐盛的晚明官场中,他在《续藏书》中声明“我不喜酒,不畜媵婢”,主动选择一种清贫自守的生活方式。这“两袖清风”的形象,与其“一庭明月”的精神境界相互映照,共同构成了一个中国古代清官廉洁自持的完整人格画像。

林伟华